



【摯友】

2003年，一個秋意盎然的早上，想不到，卻是我老朋友的死忌。

接到他在國內遇上車禍身故的消息，我的心，很痛。誰會想到，一位壯年的父親會這麼突然地跟他的家人永別？誰會願意，一個美好的家庭就這般被破壞？

我懷著沉重的心情，協助他的太太——我通常尊稱她做「嫂嫂」——把丈夫的遺體運送回港。由於老朋友買的中國旅遊保險有緊急支援保障，因此，透過保險公司緊急支援部的專業幫助，他的遺體在兩天內就運到香港了。

接著，我為嫂嫂辦理保險索償手續。

由於在國內身故的投保人，要提交經由指定單位加簽的死亡證，因此，嫂嫂需要回到丈夫發生意外的城市，申請有關文件。

我站在殯儀館的停屍間對躺在那裡的摯友許下諾言：我會竭盡所能幫他的家人，以報他生前對我的信任和支持。他的長子快要入大學，幼子患有輕度自閉症，就讀於私立特殊學校；兒子們的學費，加上各類生活開支，在在壓迫著這個家庭。眼看嫂嫂驟然失去至愛，還

要為生活籌謀，中港兩邊奔走，獨自應付來自各方、排山倒海式的壓力——我豈能坐視！

嫂嫂有一位熟悉國內情況的朋友提議她到廣州某機關去申辦死亡證。我決定陪她往廣州跑一趟。

T824次直通車緩緩駛抵廣州東站。兩小時三十分的車程，彷彿已經過了半世。途中我與嫂嫂都沒有心情閒聊，大家心裡壓著同樣的問題：萬一不順利，怎麼辦？！

火車門一打開，一股刺骨的寒風直插進車廂內。外面氣溫只有8度左右，我和嫂嫂不約而同地拉一拉衣領，吸一口氣，毅然拿起手提袋，大步向未知的前路出發去。

我們按照嫂嫂朋友的指示，找到那一所機關。迎面走來了一位態度不友善的女士，劈頭第一句就問我們：「你們來幹甚麼？」我於是禮貌地問她是不是機關裡的職員，她一聽到問題，就往鼻孔裡一哼，別過臉不理睬我們。

我看她不像機關裡的人，但情急的嫂嫂不知就裡，把我們的來意向她說明。她一聽到是香港人來辦理死亡公證書，就搶在前頭跟嫂嫂說：「你先回香港高等法院辦理申領遺產手續，取得所有遺產後，再拿資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回來作行政費，那你就可以拿到死亡公證書了。」

我看一看掛在牆壁上的手續收費表，表上並沒註明有這一項收費，我於是更加肯定她不過是路過機關的騙子。

當下我一手拉著嫂嫂，不再理會那女人，直接跑上二樓，找該單位的官員去。可惜負責的主任當日要開會，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回來，我和嫂嫂便唯有在單位內守候。

從早上一直等到下午五時許，負責的主任終於開完會了。看過我們提交的申請表和文件後，主任批准發出死亡公證書。

我這位加拿大籍的香港老朋友，終於得到一張由國內簽發的死亡證書了。

由於公證書要待兩日後才正式發出來，主任於是建議我們先回香港，兩日後回來領取，他還特別批准由我代替嫂嫂來領取。

因此，我兩日後獨自回廣州領取有關文件，然後再走到另一區，到專門把文件送往加簽單位的機構裡去，辦理文件加簽的手續。

三個星期後，我再獨自前往廣州的這一個機構，取回已經加簽的死亡公證書。

當我手拿著故友的死亡證時，我的感覺實在無法用筆墨形容。抬頭望向天，只盼在斑駁的陽光下看到他安慰的臉容。

我履行了對他的承諾，嫂嫂取得了賠償，舒緩了一家的經濟壓力。但人生無常，不知道還有多少人在國內辦理死亡證的時候遇上騙子。祈盼將來香港政府能夠成立獨立的部門，統籌港人在內地去世後的死亡證申請，免除家人既要面對失去親人之痛，又要為申領證書而奔波之苦，若能如此，實在功德無量了！

一向都能為本人及家人提供優質服務。

——客戶



老元熙，Lo Yuen Hee, Joseph，1997年加入宏利，現職經銷經理